

以色列右翼势力 及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冯基华

内容提要 右翼思潮对以色列犹太人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以色列右翼势力的生存土壤既有源于苦难历史遭遇的折射和独特犹太宗教文化背景的滋养,也有现实矛盾冲突中的复杂原因。以色列实行议会民主制,宽松的政治环境给右翼势力的发展提供舞台。阿以冲突的复杂环境也使右翼势力乘势壮大。虽然目前右翼势力还不能完全主导以色列政治,但在议会中占有相当的席位,影响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政局稳定,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中东和平的发展进程,导致其仍具长期性、曲折性和不确定性。

关键词 以色列 右翼势力 和平进程 影响

作者简介 冯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07)。

自2007年8月以来,针对巴勒斯坦武装激进分子接二连三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进行了多次军事打击,导致许多巴勒斯坦无辜平民死亡,巴以冲突逐步升级。2008年1月18日,以色列全面封锁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禁止所有货物和人员通过。由于物资极度匮乏,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炸开加沙边境口岸拉法的隔离墙,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涌入埃及境内抢购食物和燃料等生活用品,导致加沙与埃及交界地带陷于混乱。对此,以色列工党主席巴拉克表示:“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相比,他更关心以色列的和平”¹;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也发表讲话说:“由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连续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军将扩大对加沙的轰炸和打击,以迫使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停止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④我们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在以色列政府中,无论是主张和平的左翼政党,还是中间派政党,目前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均保持强硬立场,说明右翼思潮在以色列影响广泛。

右翼思潮在以色列有很大影响的原因可追溯其历史。由于长期漂泊世界各地,客居他乡,并

屡遭迫害,犹太人尤为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园,苦难的流散史和不幸遭遇也使犹太人形成一种“岛民心态”。建国后,犹太民族成为以色列的主体民族,长期战乱和动荡的环境更使这种心态具有很强的“防范意识”和排他性。长期的战争环境使犹太人产生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与恐惧,使“岛民心态”更加凸显。右翼势力以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种心态的一种反映。

一个人的阅历决定了他待人处世的方式,方法;一个民族的经历同样也影响着该民族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以色列右翼势力的生存土壤

从历史层面看,以色列右翼势力长期存在是

¹ Herb Keiron Yaakov Katz “Israel Eases Its Siege of Gaza”, <http://www.jpost.com/servlet/Satellite?cid=120057250698&pagename=JPost%2FJPArticle%2FShowFull>

^④ 安国章:《以色列决定全面封锁加沙》 <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6794349.htm> 2008年1月18日。

犹太人长期居无定所、屡遭迫害的结果。回溯犹太人的流散史我们不难发现，犹太人不管是生活在基督教社会，还是生活在其他宗教信仰社会，即使是在现代西方社会，都不时成为社会上一些人嫉妒、憎恨和迫害的对象。生活在非犹太人社会的犹太人还时常受到对居住国不忠诚的指责。1894年在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¹即是一例。这一切使犹太人同化的梦想被打破，对民族家园的渴望日益强烈，也因此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推动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由于受到当时出现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中包含着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认为，犹太人不应该也不可能与非犹太人融合，以保持犹太人优秀的种族属性；由于具有优秀种族特性的犹太人不能与其他民族融合，那么犹太人摆脱迫害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建立犹太民族国家是犹太人的历史性权利，而它只能在其历史性的祖国才能实现。因此，当英国提出乌干达方案^④时，遇到许多犹太人，特别是来自东欧和俄罗斯犹太人的强烈反对，这使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走向了极端——民族扩张主义。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右翼势力的滋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

从宗教文化层面看，它也是犹太民族的特性和文化积淀使然。犹太文明已有4000多年历史，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生命力。这种力量来自于犹太文明的三大支柱：以犹太文化传统为主体的民族认同感；以犹太教为纽带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以家庭为基础、犹太教会为核心的社团网络。犹太教是犹太文明的内核，是维系犹太民族凝聚力的强有力纽带，使犹太人在几千年流散生涯中顽强地维护着本民族和宗教的特性，也因此形成“岛民心态”，并成为右翼势力的思想渊源。《旧约》中关于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对以色列地域的描述、某些宗教遗迹和圣地对犹太人的吸引等因素，加之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随着以色列建国后自身实力的增长，一批激进的犹太人梦想重塑犹太国家往日的辉煌，走上了民族扩张主义的道路。就连代表左翼势力的工党在其执政初期，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也采取不妥协的强硬政策，总

理本·古里安因与主张和平的元老派副总理夏尔莫特政见不和，离开工党，另立新党拉菲党，后又组建国家党，并加入了右翼集团。这严重地削弱了工党的力量，给右翼势力在以色列政坛的崛起提供了发展空间。

从现实层面看，首先，长期的战争环境和不安定因素使犹太人产生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与恐惧。由于阿以冲突和巴以冲突长期悬而不决，致使以色列社会安全形势严峻，自杀性爆炸事件频发，民众对和平产生失望情绪。以色列政府支持对阿拉伯的暴力活动也造成了负面影响。据民意调查显示：52%的以色列年轻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正面临外部威胁，而30%的人认为，这种威胁“是严峻的”^④。在为生存而战的建国初期，以色列不择手段（这一点甚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解决了生存安全问题后，政府依然鼓励施暴。实际上以色列政府也对阿拉伯人采取了一系列暴力措施：从铁拳政策、暗杀、“定点清除”到屠村（戴尔亚辛、卡纳村等）^⑤，激起各国政府和国际舆论的不断谴责。^⑥以色列政府反对阿拉伯人的宣传对民众的影响和煽动性结果加深了犹阿两民族人之间的不信任感、敌对和相互仇视。一批极端激进的犹太人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甚至不惜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扩张领土，积极推行“大以色列”计划。其次，国家实力因素使然。以色列建国近60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这种实力地位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驱使下恶性膨胀，其负面结果就是要求更多的与实力地位相称的现实

¹ 法军上尉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因受控叛国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其证据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和他是犹太人。参阅[以色列]阿巴·埃班著；阎瑞松译：《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④ 乌干达方案：即由英国人提出的在乌干达为犹太人建立犹太家园的计划。参阅[以色列]阿巴·埃班著；阎瑞松译：前引书，第318页。

^⑤ Shlomo Shani, “Survey: 52% of Israeli Teens Say Israel Faces Existential Threat”, <http://www.haaretz.com/hasen/pages/979486.html> 本文参阅希伯来文版。

^⑥ 1948年戴尔亚辛大屠杀中有100多名巴勒斯坦平民被杀害，黎巴嫩卡纳村民从1996~2006年10年中蒙受了两次杀戮，第一次有100多人、第二次有50多人被杀害。

^⑦ See Amnesty, *Israel broke int'l law in war*, The Associated Press <http://www.haaretz.com/hasen/pages/753657.html>

利益。再次，犹太极端组织的影响。在以色列也有一些极端右翼组织，如卡赫运动、希伯来人旅等，他们以穆斯林的活动地点为目标，几十年来在巴勒斯坦人居住区进行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并屡次阻挠以巴谈判。此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发展。在解决阿以冲突和中东问题上，美国偏袒和支持以色列。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美国长期敌视巴解组织，长期拒绝承认巴解组织的合法地位。在联合国投票表决谴责以色列时，美国通常是投反对票。哈马斯上台执政后，美国又同以色列联手“封杀”哈马斯政府。美国的支持对以色列右翼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以色列政府也“向右转”，在被占领土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综上所述，右翼势力在以色列有深厚的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右翼思潮对以色列犹太人的影响根深蒂固。

以色列右翼势力的崛起

以色列实行议会民主制，建立并逐渐完善一整套政治制度：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普选、多党制和法治，等等。民主制度的建立使各种力量、势力得到“展示”的机会，也给右翼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舞台。

以色列政党总体上可分为五大类：以利库德集团为代表的右翼政党；以社会民主党派工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中间派政党；宗教政党及阿拉伯政党。右翼势力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日深，右翼政党和组织是右翼势力的主要代表。他们主要分为两类：世俗右翼政党及组织；宗教政党和组织。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世俗国家，因此，世俗犹太政党在以色列政坛起主导作用。本文仅就世俗右翼政党及组织进行探讨。

以色列政党政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党派林立，且分化组合频繁。目前在以色列议会中拥有席位的世俗右翼政党只有利库德集团和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而非法和不公开的极端右翼组织则多达20多个，卡赫运动（Kach）是极端右翼组织的代表。

利库德集团，其全称是“以色列全国自由联盟”，是由一些党派、议会党团组成的，其核

心是自由运动和自由党。1973年与加哈尔集团、国家党、自由中心等党派联合组成，几十年来不断分化组合。利库德集团秉承犹太复国主义衣钵，是右翼势力的代表。它强调犹太民族的特性和价值观，积极推行“大以色列计划”，主张以色列应拥有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明确提出该党的中心任务是吸引更多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继续加强定居点建设，不断扩大耶路撒冷城区；要求巴勒斯坦方面放弃难民回归权，保证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完整性。利库德集团的政治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极端民族主义者扩张领土的要求。在1977年第九届议会选举中，因得到东方犹太人的支持，利库德集团战胜工党联盟，成为执政党团，建立了以梅纳赫姆·贝京为首的第一届利库德政府。1981年利库德再次参加大选获胜后执政，1984年和1988年两次同工党联合执政，1996年内塔尼亚胡险胜佩雷斯，2001年和2003年沙龙连续执政，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政坛的影响如日中天。2005年8月，沙龙强力推行“单边脱离计划”，造成党内分裂，沙龙退出利库德，另组前进党，使利库德集团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12月，内塔尼亚胡当选利库德集团主席。在2006年选举中，利库德集团只获得12个席位。

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它由来自前苏联东欧的新老移民组成，为参加1999年第15届议会选举而成立，在选举中与莫莱德特党和振兴党组成新的竞选联盟——全国联盟党，赢得4个席位。在2003年1月第16届议会大选中获得7个席位。2004年11月，全国联盟党分裂成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和祖国—振兴党。在2006年选举中，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异军突起，打破了利库德集团在右翼势力中的传统地位，赢得11个席位。奥尔默特力邀以色列—我们的家园党入阁，并任命该党主席阿维格多·利伯曼担任副总理和协调战略事务的部长。该党政治立场极端强硬，反对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中东问题，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认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不能生活在一起，呼吁通过协商把巴勒斯坦难民转移到阿拉伯国家去，保持以色列的犹太属性；禁止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高压政治，对所有人强制服兵役，主张实行自由经济，减少政府干预，支持政治与宗教分离。

卡赫运动，是梅易尔·卡哈纳博士于1969年创建的以色列最极端右翼组织。该组织主张将“以色列土地”¹上的阿拉伯人全部驱逐，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试图重现“圣经以色列”时代；建立犹太移民点，消除犹、阿和睦的思想，根除犹太人反向移民的现象。卡赫运动在第11届议会（1984~1988年）中拥有1个席位，因其露骨的种族主义主张在1988年第12届议会选举中未获准参加选举。卡赫运动被美国和以色列宣布为“恐怖组织”^④。虽然卡赫组织在以色列没有大批支持者，但自沙龙上台后，以色列社会有整体“向右转”的倾向，以色列军方也放松了对卡赫运动的打击。目前，卡赫运动在以色列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过其原有实力，沙龙的单边撤离计划又成为卡赫运动扩大影响的一个新契机。

2004年9月12日，一些右翼领导人在耶路撒冷成立了“新党”。新党致力于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基督徒从以色列和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驱逐出去，以净化从约旦河西岸到地中海的土地，并保证在以色列土地上生活的犹太人比例不少于90%。新党创始人本·埃亚胡（Ben El'azar）声称：“驱逐在以色列的非犹太人，将解决以色列面临的所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④该党不接受任何协议，反对搞任何领土妥协。

右翼势力 左右中东和平进程

在解决中东和平问题上，右翼势力往往与犹太极端势力联手作祟，有时是“遥相呼应”，有时则是联手出击。1993年9月13日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标志着中东和平进程实现了新突破。这一阶段阿以和谈成为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特别是在拉宾、巴拉克执政期间，中东和平进程稳步前行、时有突破。为阻挠和平进程的发展势头，右翼势力积极推动定居运动的发展，阻挠拆除任何犹太定居点，反对“以土地换和平”政策。极右翼势力还主张将约旦河西岸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转移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甚至使用极端暴力手段。1994年2月（穆斯林斋月），一名犹太极端分子混入约旦河西岸希伯伦的易卜拉欣清真寺，用自动步枪疯狂向数百名做礼拜的

穆斯林扫射，当场打死40多人。此事件导致巴以和谈势头嘎然中止。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犹太极端分子阿米尔在特拉维夫制造了刺杀总理拉宾事件，和平进程几乎遭到致命性打击。

1999年，工党领袖巴拉克上台后承诺重启中东和平进程。2000年，巴拉克与阿拉法特在戴维营进行最终地位谈判，并做出了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的让步。为了破坏巴以和谈，右翼领袖沙龙于9月强行闯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外交部长利维宣布辞职。巴以迫于各自内部的压力，会谈无果而终。在右翼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巴拉克提前下台。

2002年10月，美国提出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以色列右翼势力强烈反对，全国联盟党立即抛出“迁移理论”，认为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分散并转移到周边阿拉伯国家进行安置是巴勒斯坦问题唯一“人道和公正的解决办法”。沙龙政府也对“路线图”第一稿提出了100多条修改意见。然而，迫于美国和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以强硬著称的沙龙也不得不改变其长期奉行的“黠武主义政策”，接受了“路线图”计划。以色列全国宗教党主席、不管部长埃坦和极右翼政党全国联盟主席利伯曼以猛烈言辞抨击了沙龙的言论。

2004年6月，沙龙提出“单边撤离计划”，遭到极右翼势力的谴责。沙龙采取强硬措施，不惜解除多名部长的职务，改变联合政府结构，才促使这一计划在内阁和议会获得通过。2005年6月，当沙龙准备实施从加沙撤军计划时，以色列国内犹太极端势力蠢蠢欲动，甚至计划采取恐怖行动破坏和平进程。以色列国内安全总局（辛贝特）负责人迪希特透露，以色列约有200名右翼极端分子企图摧毁圣殿山，甚至要刺杀沙龙。为保证“单边撤离计划”的顺利实施，沙

¹ 卡赫运动主张的“以色列土地”系指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的广大地区，即历史上希伯来人足迹所到之处和《圣经》中也曾提及过的地区。

^④ U. S. Court Defines Jewish Group as Foreign Terror Organization, The Associated Press, <http://haaretz.com/hasen/pages/776012.html> 本文参阅希伯来文版。

^④ Khalid Amayreh, “New Party Calls for Expulsion of Non-Jews”, <http://english.aljazeera.net/NR/exeres/3DBAEF08-AB3D-484B-AE66-740BC803DE57.htm>.

龙退出利库德，另组前进党。极右翼分子接管了利库德集团，这为他们壮大势力提供了空间。

巴以矛盾、冲突白热化后，流血暴力事件增多，情绪化的犹太民众更容易采取比较偏激的、极端的做法，即转向支持右翼势力，甚至加入到右翼势力阵营中。2001年5月，右翼情绪高涨的犹太民众推选鹰派人物沙龙为以色列总理。沙龙上台后积极推行强硬政策，并借“反恐”之名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强行修建“隔离墙”，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分开。沙龙还无视国际舆论的谴责，几度围困阿拉法特的官邸，采取定点清除政策，消灭巴勒斯坦武装力量领导人和骨干，血洗杰宁难民营等。以色列的行为致使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困境。

2006年6~7月，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先后抓捕了数名以色列士兵，奥尔默特政府借机发动了“夏雨”、“秋云”行动（前者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者即以黎战争），中东和平进程再度陷入危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的大举进攻得到国内大部分民众的支持，极右翼势力乘势壮大。民意调查显示：83%的以色列犹太人不相信以色列阿拉伯人；52%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说，他们相信犹太人。¹ 极右翼分子、全国宗教党议员埃菲·伊特穆在演讲中鼓动民众，宣称：“我们必须将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大部分阿拉伯人驱逐出去，与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是不可能的，放弃领土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他们都做了什么。在以色列存在一个叛国联盟，因此，我们不能继续容忍如此庞大的阿拉伯群体在以色列的政治体系中存在，阿拉伯人应被逐出以色列政坛”^④。阿维格多·利伯曼认为：“在中东取得和平的最好方法是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开生活，包括目前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他还说：“以色列的125万阿拉伯人是一个问题，必须从犹太国家分离出去，我们建立了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我希望它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这样一个国家。”特拉维夫大学政治学教授吉甸·铎冉认为，黎巴嫩战争之后，很多犹太人转向了右翼阵营。

2008年1月18日，以色列为报复巴勒斯坦

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决定全面封锁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发表声明强调，除人道主义和紧急情况外，禁止所有货物和人员通过，对加沙实行彻底封锁。^④ 据2008年5月的民意调查显示：42%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重新占领加沙，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67%的人支持在加沙地带进行的阻止火箭弹袭击的地面行动；48%的人反对与哈马斯直接谈判。⁴ 70%的人反对因与叙利亚签署全面和平协议而放弃戈兰高地。⁵

以色列右翼极端势力与和平势力的较量将长期化，其间派系利益、职业政治家的私利等因素将使右翼极端势力有机可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和平势力。右翼极端势力的影响还加剧了政坛派系斗争，斗争中左右翼阵营也在不断分化瓦解，形成新的政治组合、政治联盟，反过来又作用于以色列政治。由于以色列右翼势力在议会、政府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使政府很难恰当地把握实现和平的机遇，例如2002年《贝鲁特宣言》发表后，阿拉伯国家在对以色列整体战略上的调整和妥协，为和平铺平了道路，但是处在强势地位的以色列受到右翼极端势力的掣肘，没有对阿拉伯国家摇动的橄榄枝作出回应，最终错失良机。久拖不决的局面恶化了政治环境，暴力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目前，虽然右翼势力还不能完全主导以色列政治，但在议会中占相当的席位，影响着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政局稳定，并左右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使其仍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和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安春英）

¹ See Jpost, “Poll Most Israeli Jews don’t trust Israeli Arabs”, <http://www.jpost.com/servlet/Satellite?cid=116488188917&pagename=JPost%2FJPArticle%2FShowFull>.

^④ Jack Khoury, “Leftist MKs blast Eitam’s statements on Arabs urge AG to investigate”, <http://www.haaretz.com/hasen/spages/761308.html> 本文参阅希伯来文版。

^④ See Herb Keiron, Yaakov Katz op.cit.

⁴ By Ephraim Yaar and Tanar Hermann “Poll on Qassas 42% of Israeli Jews back reoccupying Gaza” <http://www.haaretz.com/hasen/spages/867304.html>

⁵ 以色列电视台网站（希伯来文）：<http://www.keshet.tv.com/VideoPage.aspx?MediaID=37928&CatID=250&CurrentCatID=332>